蜀山劍俠傳/05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四回　登桂屋 靈藥醫奇病　浴溫泉 滌垢去塵氛

下一回▶

三人當時高興起來，依舊聚坐下來，商議入山之策。靈雲道：「按照白、朱兩位師伯所指途徑，我們那般走法，至少還須二十天左右。如今一晚工夫來到此地，昨晚行法的定是一位前輩高人，特來接引我等入山，以免延遲誤事。適纔所見山上大字，正與白、朱二位師伯之言相符。祇須依言行事，那倒不消計算的。祇是紅花姥姥當年誓言，原說是要一雙三世童身、具有慧根、生就天眼通的男女，纔能入潭取草。文妹雖是合格，可惜她身中妖法，毒氣未退，潭中神鱷、毒石厲害非凡，文妹連路都走不動，如何能夠隨着蟬弟一同下去？我看紅花姥姥道術通玄，並且不久飛昇，她要踐當年誓言，必能助我等一臂之力。我等先去拜見她老人家，求她撤去洞口雲霧。然後三人一同下潭，由我護着文妹，蟬弟上前用霹靂劍先斬神鱷，再設法剷去毒石。此去務必語言、禮貌都要謹慎，不可亂了方針，又生枝節。」

三人計議定後，朱文實是周身痠痛，不能行走，也就不再客氣，由靈雲將她揹在身上，直往紅花姥姥所住的福仙潭走去。剛剛走上山坡，便看見西面山角上有一堆五色雲霧籠罩，映着朝日光暉，如同錦繡堆成，非常好看。金蟬直喊好景緻。靈雲道：「哪裏是甚麼好景緻，這想必是姥姥封鎖福仙潭的五色雲霧。她如不答應先將這雲霧撤去，恐怕下潭去還不容易呢。」三人正在問答之間，金蟬先看見福仙潭那邊飛起一個黑點，一會兒工夫，便聽有破空之聲，直往三人面前落下。靈雲見來人是一個黑衣女子，年約十六七

歲，生得猿背蜂腰，英姿勃勃，鴨蛋臉兒，鼻似瓊瑤，耳如綴玉，齒若編貝，脣似塗朱，兩道柳眉斜飛入鬢，一雙秀目明若朗星，睫毛長有二分，分外顯出一泓秋水，光彩照人。靈雲知她不是等閒人物，正要答話，那女子已搶先開口道：「三位敢莫是到俺福仙潭尋取仙草的麼？」靈雲道：「妹子齊靈雲，同舍弟金蟬，正是奉了白、朱兩位師伯之命，陪着俺師妹朱文來到寶山，拜謁紅花姥姥求取仙草。祇不知姊姊尊姓大名，有何見教？」那女子聞言，面帶喜容，說道：「妹子申若蘭。家師紅花姥姥，因預知三位來此取烏風草，日前特命妹子到武當山，向半邊大師借紫煙鋤和于潛琉璃，以助姊姊等一臂之力，家師不久飛昇，連日正在忙於料理後事，在未破潭之前，不能與三位相見，特命妹子迎上前來，接引三位先去破潭。又因這位朱姊姊中了曉月蟬師法術，受毒已深，恐怕不能親身下潭，功虧一簣。叫妹子帶來三粒百毒丹，一瓶烏風酒，與這位朱姊姊服用，比那潭中烏風草還有靈效。可請三位先到妹子結茅之所，由妹子代爲施治。明早起來，再去破潭不晚。」

靈雲等聞言大喜，當下隨了申若蘭，越過了兩座山峯，便見前面一座大森林，四圍俱是參天桂樹。若蘭引三人走到一株大可八九抱的桂樹下面，停步請進。靈雲看這株大樹，樹身業已中空，近根處一個七八尺高的孔洞，算是門戶，便由若蘭揖客。進去一看，裏面竟是有牀有椅，還有窗戶。窗前一個小條案，上面筆墨紙硯，色色俱全。爐中香煙未歇，也不知焚的甚麼香，時聞一股奇馨撲鼻。室中佈置得一塵不染，清潔非凡。門旁有一個小梯，直通上面，想必上面還另有佈置。靈雲姊弟見朱文臉上身上燒得火熱，病癒加重，無心觀賞屋中景緻，坐定以後，便請若蘭施治。若蘭先從身上取出一個三寸來高的羊脂玉瓶。另外取了一紅一白三粒丹藥：用一粒紅的，叫靈雲隔衣伸進手去，按住朱文臍眼；餘外兩粒，塞在朱文口中。然後若蘭親自走至朱文面前，將瓶塞揭開，立刻滿屋中充滿一股辛辣之味。若蘭更不怠慢，一手捏着朱文下頦，將瓶口對準朱文的嘴，把一瓶烏風酒灌了下去。隨即幫同靈雲將朱文攙扶到牀上躺下，取了帶來的被褥與她蓋好。然後說道：「此地原名古桂坪，三年前，被妹子看中這一株空了肚皮的大桂樹，拿來闢爲修道之所。家師自從得了天書之後，不願人在眼前麻煩，所以妹子除每日一見家師，聽一些教訓傳授外，便在此處用功。這樹也逗人喜歡，除全身二十餘丈俱是空心外，還有許多孔竅，妹子利用它們做了許多窗戶。把這樹的內部修造出三層。最上一層近枝丫處，被妹子削平，搭了一些木板，算是晚間望月之所。現在還沒有甚麼好玩，一到秋天，滿山桂花齊放，素月流光，清香撲鼻，纔好玩呢。朱姊姊服藥之後，至少要到半夜纔醒。我們不宜在此驚憂她，何不到蝸居樓上玩玩呢？」

靈雲摸了摸朱文，見她已是沉沉睡去，知道靈藥有效，許多日的愁煩，爲之一快。又見

若蘭情意殷殷，便也放心，隨她從窗前一個樓梯走了上去。這一層佈置，比較下面還要來得精緻。深山之中，也不知是哪裏去尋來的這些筠簾斐几，笛管琴簫，滿壁俱用錦繡鋪設，古玩圖書，羅列滿室。暗暗驚奇：「申若蘭一個修道的人，如何會有這般佈置？難道她凡念綺思，猶未盡麼？」若蘭也看出她的心意，笑道：「姊姊，你看我這蝸居佈置，有些不倫不類麼？妹子幼小出家，哪裏會去搜羅這許多東西？皆因家師早年所修的道，原與現在不同，這許多東西全是家師洞中之物。家師自得天書後，便將這許多東西完全摒棄不用。妹子生性頑皮，一時高興，便搬來佈置這一座蝸居。去年桂花忽然結實，被妹子採了許多，製成香末，所以滿屋清香。昨晚聽家師說，姊姊等三位即刻就到，纔將這壁的一張牀搬下去，預備朱姊姊服藥後睡的。妹子不久要隨姊姊同去，這些一時遊戲的身外之物，萬不能帶走。我們且到最上一層去玩，留作他年憑弔之資吧。」靈雲姊弟便又隨她走到上一層去，此處纔是若蘭用功之所，藥鼎茶鐺，道書長劍，又是一番古趣。靈雲便問若蘭要隨她同去的意思。若蘭道：「家師自得天書後，深參天人，說妹子尚有許多人事未盡，不能隨她同去。家師生平祇收妹子一人爲徒，平時鐘愛非凡，傳我許多法術同一口飛劍。家師恐她飛昇以後，妹子別無同門師叔伯師兄弟姊妹，受人欺侮，想趁姊姊取藥之便，託姊姊引進峨眉門下。祇不知姊姊肯不肯幫妹子這個大忙哩。」

自古惺惺惜惺惺。靈雲一見若蘭，便愛她英風麗質，聞言大喜道：「妹子與姊姊真是一見如故，正愁彼此派別不同，不能時常聚首。既然姥姥同姊姊有此雅意，那是再好不過，豈有不肯替姊姊引進之理？不過妹子還有一節請教：姥姥既然對敝派有這番盛意，何以今日不容妹子等進謁？潭中生霧，原是姥姥封鎖，何不先行撤去，以免妹子等爲難呢？」若蘭笑道：「家師性情有些古怪。一則不願出爾反爾；二則不願天地靈物，令人得之太易；三則知道令弟生就慧眼，朱姊姊有天遁鏡，還有姊姊的神鮫網護身，再拿着妹子在武當借來的紫煙鋤和于潛琉璃，必能成功。愁它作甚？」靈雲聞言，纔放寬心。又隨她從一個小窗戶走到她的望月臺上。那臺原就兩三個樹枝削平，雖然簡單，頗具巧思。又是離地十餘丈高下，高出羣林，可以把全山美景一覽無遺。想到了桂花時節，必定另有一番盛況。

靈雲姊弟與若蘭在上面談了一陣，若蘭又請她姊弟喫了許多佳果，纔一同走下樓來。靈雲摸了摸朱文，見她依舊沉睡不醒，周身溫軟如棉，不似以前火熱，面目也清潤了些，知是藥力發動。若蘭道：「看朱姊姊臉上神氣，藥力已漸漸發動，我們不要在此擾她。現時無事，何不請隨我到福仙潭去，看看潭中形勢，同這山上景緻如何？」金蟬道：「剛纔我就有這個心思，祇是朱姊姊病體未癒，恐怕我們走了無人照料，所以沒有說將出來。我們三人同去，倘若朱姊姊醒來喚人，豈不害她着急？姊姊素來愛朱姊姊，請你留

在此地，讓我同申姊姊先到潭邊去看看吧。」靈雲含笑未答，若蘭搶先說道：「你哪裏知道，家師這藥喫了下去，至少要六七個整時辰纔得醒轉哩。別看我這個小小桂屋，四外俱有家師符籙，埋伏無窮妙用，這番姊姊等三位前來，如不得她老人家默許，漫說入潭取草，想進此山也非易事。朱姊姊睡在裏面，再也安穩不過，擔心何來？快些隨我走吧。」靈雲姊弟祇得拋下朱文，隨着若蘭走出桂屋，直往山巔走去。

那福仙潭形如鉢盂，高居山巔，寬纔里許方圓，四圍俱是煙雲紫霧籠罩。靈雲走到離潭還有數十丈，便是一片溟濛，時幻五彩，認不出上邊路徑。若蘭到此也自止步，說道：「上面不遠就是福仙潭。這潭深有百丈，因那毒石上面發出暗氛，無論多高道行的劍仙，也看不出潭中景物。再加上家師所封的雲霧，更難走近。前些年到本山來盜草的，頗有幾個能人。有的擅入雲霧之中，被家師催動符咒，變幻煙雲，由這雲霧之中發出一種毒氣。那知機得早的，僥倖逃脫性命；有的稍微延遲一些，便做了神鱷口中之物。這番姊姊等前來，家師雖不施展法術困阻來人，因爲昔日誓言，卻也不便自行撤去煙霧。我們要想從煙霧中走到潭邊，實在是危險又困難。幸喜這次奉命到武當山借寶，蒙我義姊縹緲兒石明珠向她師父說情，借來於潛琉璃，聽說可以照徹九幽。待我取出來試它一試。」

二人正說到興頭上，忽聽金蟬在頭上喊道：「姊姊們快來，怎麼下面黑洞洞的，祇看出一些影子在動呢？」若蘭聞言，大喫一驚，忙從身上取出那于潛琉璃，拉了靈雲，縱了上去。祇見金蟬正立潭邊，望着下面，又指又說。若蘭見金蟬未遇兇險，纔得放心。便對靈雲道：「令弟怎麼這般膽大，會從煙霧叢中摸將上來，萬一有個差池，如何是好？」金蟬見若蘭手上擎着一團栲栳大的青光，熒熒欲活，便問這是何物。若蘭道：「這就是那于潛琉璃。你看這光到煙霧堆中，竟看得這般清楚。如果沒有它，明日如何下去呢？」說罷，便將那琉璃往潭中一照。金蟬順着那道青光，往下看了一看，搖頭說道：「不行，不行。」若蘭便問何故。金蟬道：「你看這光祇照得十丈遠近，下面依舊黑洞洞的，有何用處？」若蘭原本藝高性傲，聞了金蟬之言，也不答話。青光照處，看見下面七八丈遠近處，有一塊大石現出，便將身一縱，縱了下去，打算離潭底近一些，看看那神鱷到底是何形象。誰知腳還未得站穩，忽然下面捲起一陣怪風，接着從下面黑暗之中躥起一條紅蟒一般的東西，直往若蘭腳底穿了上來。若蘭久聞師父說那神鱷厲害，嚇了一個膽戰心驚，知道不好，更不怠慢，將腳一點，縱上潭來。不知怎的一個不小心，手鬆處，那一個于潛琉璃脫手墜落潭心，上面依然漆黑。金蟬早看見潭中捲起一陣怪風，一條紅蟒般的東西躥了上來，那于潛琉璃又從若蘭手中墜落，知道潭中妖物出來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把手中霹靂劍往下一指，兩道紅紫色劍光往潭中飛射下去。那妖物想也知機，不敢迎敵，撥回頭退了下去，轉瞬不知去向。那一團栲栳大的青光，熒熒流轉，半晌纔得

墜落潭底。金蟬連喊有趣。忽然高聲叫道：「我看見那怪物了，原來是一個穿山甲啊！」

若蘭失去手中於潛琉璃，又羞又惜。且喜怪物不來追趕，回望潭下，依稀看出一絲青光閃動，潭上面依舊漆黑。黑暗之中，恐怕出了差池，不敢久停。正要招呼靈雲姊弟御劍飛行下峯，忽聽金蟬所說之言，與紅花姥姥所說神鱷形象相似，好生奇怪。還未及問他怎會看見，又聽靈雲道：「蟬弟，這黑暗之中，我們三個人就祇你看得見潭中怪物，道力深淺難測，快些過來，領我們一同下去吧。」若蘭聞言，纔知金蟬目力果異尋常。金蟬也自走將過來，先拉了靈雲，靈雲又拉了若蘭，三人一同下了高峯。若蘭對靈雲道：「令弟天生神眼，這破潭一層，想必不難了。祇可惜我一時失手，竟把半邊大師的于潛琉璃失去。那塊琉璃原是半邊大師昔年在雁蕩修道，路過於潛，一晚夜行田間，看見一個小土坡上，有一道青光上衝霄漢，在那裏守了數十天，費了不少事，纔將寶得到。起初原是一個流動質，經大師用本身先天真氣煉成此寶。一旦被我失去，萬一破潭之後，竟被怪物損壞，異日見了大師，如何交代？這真叫人爲難呢。」金蟬道：「姊姊不必擔心，適纔我見那團青光墜到潭底，那形似穿山甲的神鱷竟掉頭撲了上去，撲離青光不遠，又退了下來，看那神氣，好似有些畏懼的樣子。因它幾次撲近青光，我纔看出它形似穿山甲。起初我也不過祇看見一團黑影，哪裏能看得仔細呢？」靈雲聽他二人對答，祇是低頭尋思，不曾發言。忽然笑道：「倘得仰仗紅花姥姥相助，文妹再告痊癒，明日破潭必矣。」若蘭雖然聽金蟬說到于潛琉璃未被神鱷損壞，到底還是不大放心，聽靈雲說起破潭那般容易，忙問究竟。靈雲道：「我想多年得道靈物，大都能夠前知。我們先回去看看文妹病體如何，等到破潭之時，再作計較吧。」若蘭也知神鱷通靈，便不再問。

當下三人迴轉桂屋，已是下午申牌時分。纔進屋來，便聞着一股奇臭刺鼻，中人欲嘔。若蘭忙招呼靈雲姊弟退出，先不要進去，在外暫停片刻。自己飛身上了三層，由窗戶進去。靈雲姊弟放心朱文不下，剛要再次走進，忽聽若蘭在內喊道：「姊姊們快閃開！」說罷，一道青光過處，若蘭身上揹着朱文，如飛一般往林外而去。金蟬不知朱文吉凶，大叫一聲，隨後追去。靈雲也是十分關心，跟蹤上前。若蘭揹着朱文，走到一個山洞底下，回首見靈雲姊弟跟在後面，叫：「姊姊快來幫幫忙。叫令弟不要下來。」靈雲知有緣故，止住金蟬，跳下澗去。祇見朱文面如白紙，遍體污穢狼藉。她身上的衣履，若蘭正替她一件件地脫呢。靈雲忙問到此作甚？若蘭道：「你看朱姊姊身上這個樣子，快替她洗呀！」靈雲見朱文臉上雖然慘白，祇是神氣委頓，不似先前一身邪氣，知道若蘭定是依照紅花姥姥之言而行，便幫若蘭扶了朱文，將她渾身脫了個乾淨。

先前三人從桂屋走後，朱文迷惘中忽覺周身骨節奇痛非常，心頭更好似有千萬條毒蟲鑽

咬，想喚靈雲姊弟，口中又不能出聲。似這樣難受了一會兒，下面一個大急屁，接着屎尿齊來。朱文雖然痛苦，心中卻是明白，叵耐四肢無力，動轉艱難，又羞又急。暗恨金蟬到底是小孩子心性，枉自在路上殷勤服侍了多日，在這生死關頭，卻拋下自己走開去玩，越想越氣。正在萬般難受，忽然一陣奇酸，從腦門直達腳底。緊跟着又是一陣奇痛，比較剛纔還要厲害十倍。羞忿痛苦，急怒攻心，一個支持不住，大叫一聲，滾下牀來。待了一陣，纔得醒轉，耳旁聽靈雲等笑語之聲。剛要呼喚，便覺身子輕飄飄的，好似被一個人揹起出門，被大風一吹，立刻身上清爽非凡，雖然頭腦涔涔，有些昏暈，身上痛苦竟然去盡。微睜秀目，見揹自己的人竟是個女子。迷惘中醒來，先還忘了若蘭是誰，及至若蘭將她揹到澗邊，纔看清楚。恰好靈雲趕到，與她脫去衣履，不由有些害羞，還待不肯。忽然聞着奇臭刺鼻，再看自己身上，竟是遍身糞穢，連若蘭身上也沾染了許多，又是急，又是羞，索性裝作昏迷，由她二人擺佈。

靈雲將朱文上下衣一齊脫去，同若蘭將朱文扶到澗邊。見那碧泉如鏡，水底滿鋪着極細的白沙，沙中有千千萬萬個水珠，不住地從水底冒到水面上來，結成一個個水泡。微風過處，將那些水泡吹破，變成無數圓圈，向四外散去。水中的碧苔，高有二尺，稀稀落落地在水中自由擺動，甚是鮮肥。水面上不時還有一絲絲的白氣。靈雲順手往水中一摸，竟是一泓溫泉，知道朱文浴了於病體有益。這時朱文已坐在水邊一塊圓滑的石頭上面脫鞋襪，雖然身子還有些疲倦，覺着胸際清爽，頭腦清明，不似前些日子那般難過的樣子，知道病毒全消。又見靈雲、若蘭不顧污穢，左右扶持，心中感激到了萬分。忽然覺着身旁還少了一人，不知不覺中擡頭往四外一望，一眼看見崖上有個人影一晃。猛想起自己一絲未掛，一着急，羞得「哎呀」一聲，撲通跳入水中，潛伏不動。靈雲見朱文忽然「哎呀」一聲，喫了一驚。及見朱文跳入水中，已在游泳洗浴，方放了心。若蘭已看出一些形迹，因自己揹負朱文，又與她脫衣解履，鬧了一身污穢，也想到溫泉中洗一洗。恐怕跟朱文一樣被人偷看，又不好意思明言，便對靈雲說道：「朱姊姊病後體弱，妹子身上又沾染了好些污穢，想下去陪朱姊姊同洗。我們俱是女兒家，意欲請姊姊先到澗上替我們巡風可以麼？」

靈雲聞言，纔想起金蟬現在澗上，適纔朱文那般惶急，莫非他在那裏偷看？暗恨金蟬沒有出息。表面上卻仍裝笑臉，對若蘭道：「這有甚麼，祇是又累姊姊一人，太叫人過意不去了。」說罷，先將朱文身上佩的長劍、寶鏡等替她代收身旁，縱身上澗，滿打算責問金蟬一番，用目一看，哪有金蟬影子。心想：「適纔下澗時，明明叫他在上面等候，爲何此時不見？莫非錯怪了他麼？」正在尋思之際，忽見前面樹林之內，紅紫色的劍光與兩三道青灰色的劍光絞作一團，大喫一驚。急忙飛身進林一看，樹林之中，有一塊兩

畝大的平地，金蟬指揮雙劍，正與兩個紅衣女子，一個凹鼻紅眼、披着一頭長髮、怪模怪樣的人，在那裏拼命爭鬥。靈雲知紅花姥姥性情特別，來往此山的人，大都是她的朋友，現在正是求於人之際，暗怪金蟬造次。正要上前問個明白，金蟬已一眼看見靈雲走來，忙喚道：「姊姊快來！這個紅眼塌鼻鬼，打算用黑劍來害我們，被我發現，追到此地。他又尋出兩個幫手來，三打一。姊姊快將他們除了吧！」靈雲已看出來人劍光路數不正，祇因身在人家勢力範圍以內，不願多事。便將手一指，一道金光過去，先將金蟬劍光與來人劍光隔斷，止住金蟬，喝問道：「我等來到此山，乃是奉了本山主人紅花姥姥的允准。你們三人是何人門下？因何暗中尋釁？快快說將出來，以免傷了和氣。」那紅臉男子見靈雲劍光厲害，心中畏懼，可是還不甘伏，臉上一陣獰笑，說道：「好好！你們也是紅花姥姥約了來的麼？我們三人，乃江西廬山白鹿洞八手觀音飛龍師太門下，金氏三姊弟金鶯、金燕、金駝的便是。你們呢？」靈雲道：「我乃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長女齊靈雲，這是我兄弟金蟬，還有我師妹朱文，奉了嵩山二老之命，到此拜求紅花姥姥賜一些烏風草，並不曾得罪三位，爲何與舍弟動起干戈？」金駝聞言，大怒道：「你原來就是齊漱溟的女兒，來盜烏風草的麼？你可知道那烏風草，原是我師父向紅花姥姥預訂下的？適纔我等三人趕到此地，正遇見你等同申若蘭那個小賤人私探仙潭。你們哪裏得了姥姥允許？分明申若蘭瞞着姥姥，勾引你等來此盜草。是我心中不服，打算趁你們下澗洗澡，用九龍梭將你等打死。不想被這個小畜生看見，破了我九龍梭。我將他引到此地，正要同我兩個姊姊將他碎屍萬段！我要早知你們是峨眉餘孽，豈能容你們活這些時候？」說罷，將口一張，一股白煙過處，那三道青灰色的劍光重又活躍起來。金蟬哪裏容得，不等金駝說完，早已揮動劍光上去，靈雲因金氏姊弟雖然路數不正，聽他口氣，與紅花姥姥頗有淵源，不願傷他，祇將劍光把金氏姊弟劍光圍住，打算叫他們知難而退。

這樣支持了有好一陣，日色已逐漸平西。靈雲恐怕金氏姊弟還有餘黨，又記掛着朱文病體，正想設法將金氏姊弟逼走，忽聽林外一聲嬌叱道：「大膽不識羞的紅賊，又到本山擾鬧！」聲到人到，一道青光，神龍一般從林外飛將進來。祇聽「哎呀」一聲怪叫，那三道青灰色的劍光，倏地破空遁去。